

黄袍之王



The King in Yellow

[美] 罗伯特·钱伯斯 著

朱振武 等 译

黄袍之王

The King in Yellow

[美] 罗伯特·钱伯斯 著

朱振武 等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袍之王/(美)钱伯斯(Chambers, R.W.)著;朱振武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书名原文:The king in yellow

ISBN 978-7-208-12283-3

I. ①黄… II. ①钱… ②朱…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97238 号

责任编辑 吴书勇

封面装帧 胡 枫

黄袍之王

[美]罗伯特·钱伯斯 著

朱振武 等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25 插页 6 字数 190,000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2283-3/I·1255

定价 42.00 元

湖后双子落日沉，
沿岸白云卷波散，
那座城池卡尔克萨，
黑影长绵延。

异乱之夜黑星扬，
诡月群紫舞于天，
失落之城卡尔克萨，
神秘处处现。

仙女神乐纵飘远，
难达褴褛王衣前，
朦胧之城卡尔克萨，
曲乐难保全。

魂歌已逝吾声尽，
将死未鸣泪盈睫，
失落之城卡尔克萨，
泪眼空湮灭。

节选自《黄袍之王》第一幕第二场，卡尔克萨之歌

目录

- 1 名誉修复者
- 39 面具
- 61 在龙宫
- 73 黄色咒符
- 97 伊丝小姐之死
- 117 先知的乐园
- 125 四面风之街
- 135 第一炮弹街
- 177 爱神之街
- 227 罗伊·巴蕾

名誉修复者

勿笑疯者；他们无非比我们更久地癫狂
……人之差异仅止于此。

—

1920 年末，美国政府实际上已完成了温斯洛普总统任期结束前通过的计划。表面上看国泰民安，但人们心里都明白，关税和劳工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对德宣战和萨摩亚岛事件并没有使国家遭受明显的损失。人们不愿意记住就业机会来自军队入驻诺福克，只愿意喋喋不休地赞扬海军的胜利，笑谈凡·加登劳勃将军的部队在新泽西州的滑稽处境。投到古巴和夏威夷的资金已全部收回；萨摩亚地区作为轮船加煤站自然是物超所值。现在，国家处于超级防御状态，每个沿海城市都修筑了防御工事，部队的人数已增加到 30 万，内陆地区还有 100 万的预备役。军队全部采用普鲁士建制，由总参谋部统一指挥，所有舰艇编成 6 个庞大的舰队，分别驻守在海军所属的 6 个海域，内陆水域则由大量的预备舰只控制。西部的绅士们来到东部，对这里的变化感到震惊，在东部，培养外交官的学院和培养律师的学院一样多。自然，再也没有人去恭维那些冒牌的爱国者。国家一片繁荣。芝加哥，这个白色的城市，在经历了

第二次大火的洗礼后，重又恢复了生机，巍峨的大厦从废墟上拔地而起，比 1893 年前更加洁白、美丽。全国各地都在大兴土木，处处旧貌换新颜。特别是纽约，人们似乎在一夜之间忘记了对战争的恐惧，拼命追求起体面来。拓宽的街道灯火通明，平坦的广场树木葱茏，地铁取代了高架铁路，城中新建的政府办公大楼建筑精美，原来的环岛码头改建成了河滨公园，成为民众理想的休憩场所。政府补贴的国家歌剧院深受民众欢迎；“美国国家设计院”同欧洲类似的机构已旗鼓相当；再也没人羡慕什么“艺术大臣”，对他们的地位和职权也不屑一顾。有了新的国家警察机构，有些部门可以高枕无忧了，比如林业部门、禁猎区保卫部门等。新近与英国、法国签订的条约也已产生了效益；限制犹太移民的措施保护了国家利益；南部各州黑人独立问题也已尘埃落定；移民检查工作、新自然保护法、行政权力的日益集中，这一切都促使国家平稳发展，日趋繁荣。政府在解决印第安人问题时，前国防部长在附加条款中规定，将身穿本地服饰的多个骑兵侦察中队整编为一个团，得此消息，民众都如释重负。另外，通过大规模的宗教会议，消除了固执和偏狭，敌对宗教派别现在能够宽容地善待对方。很多人认为，新千年已经到来，新世界理应有个新面貌。

不管怎样，国家自身建设是最重要的，美国看到了前车之鉴，无政府状态给德、意、西班牙、比利时造成了重创，还有高加索山那边的俄罗斯，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发展停滞、裹足不前。

1899 年夏天，纽约最显著的变化是拆除了高架铁路。1900 年夏天将永远留在纽约人的记忆中，这一年，“道奇塑像”被移走了。当年的冬天，人们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主张废除禁止自杀的法律，但此事一直到 1920 年 4 月，才有了结果。这一年，华盛顿广场出现了第一个政

府设立的“死亡室”。

那一天，我从安切尔大夫的家里出来，他住在麦迪逊大街，我在他那儿接受所谓的治疗。4年前，我从马上摔下来，后脑和颈部不时隐隐作痛，但近几个月症状早已消失。我走之前，大夫告诉我用不着再来了。他说的都是废话，我心里自然清楚是不是还需要治疗。当然，我不是吝惜那点医疗费，让我耿耿于怀的是，我刚去时他给我做出了误诊。那一天，我正在骑马，一颗子弹飞过来，它仁慈地放过了我，却打中了马头，我摔到地上，失去了知觉。人们把我抬到安切尔大夫的诊所，他宣称，我的大脑受了震荡，把我送到他开办的精神病院，还强迫我接受精神病治疗。后来，他终于断定我已康复。我知道自己根本没毛病，大脑说不定比他的还健全。走的时候，我如数付了医疗费，他笑着让我权当那是“实验费”。我也笑了笑，告诉他，这件事还没完，早晚他要为此付出代价，他则开心地大笑起来，还让我有空儿给他打电话。电话我的确打过，也没忘了说有机会一定和他做个了断，但他始终没让我得逞。不过，我向他表示，会耐心地等到那一天的到来。

所幸，那次落马并没留下后遗症，恰恰相反，我因祸得福，原来那个游手好闲的懒散青年变得积极向上、精力充沛，而且沉稳老练。还有，噢，还有最重要的——雄心勃勃！但是，有一件事始终令我大伤脑筋。有时，我也觉得这很可笑，可无论如何，我确实无法将它抛开。

我在疗伤时，破天荒买了本书来看，书名是《黄袍之王》。看完了第一幕后，我意识到不该再看下去了，便起身用力把书朝壁炉扔去，书碰到炉边的木框掉在地上，火光照亮了散开的书页。若不是无意间瞥见了第二幕的开场白，我永远也不会把它看完。我弯腰捡起书，眼睛紧紧盯着那一页，竟喊出声来，不知是出于恐惧还是兴奋，每一根汗毛都竖

起来了。我拿上书，哆哆嗦嗦地回到卧室，看了一遍又一遍，其中的惊恐情节不时攫住我的心，让我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胆战心惊。让我忧心忡忡的就是这件事，书中，那个叫卡尔克萨的地方让人难以忘怀，在那里，黑色的星星飘浮在空中，人类的思想在午后拉出长长的影子，连体太阳沉落在哈利湖中，我再也忘不了那个惨白面具。我祈求上帝诅咒该书的作者，因为作者以其绝妙、惊人的作品诅咒我们的世界。文中的坦率令人发指，它蕴含的真理无可辩驳——《黄袍之王》使世界为之震颤！这本书的译本一出现在巴黎（法国政府扣押了它们）、伦敦，人们就迫不及待地想一睹为快。大家都在传说，此书像瘟疫一样，从一个城市传播到另一个城市，又从一个大陆传播到另一个大陆，尽管处处受到查禁，处处受到舆论界和宗教界的谴责，尽管连最前卫的文人墨客也要对它横加指责。书中那该死的字里行间，既没违背什么原则，也没散布歪理邪说，更不涉嫌违法犯罪。我们不能用任何现有的标准去评判它，而且，不得不承认，《黄袍之王》给权威的文学带来了冲击。读者感到，人性本身无法接受在该书的笔调及华丽的词藻下隐藏的极其恶毒的内容。这本书的第一幕平淡无奇、内容单调，可那只是一个铺垫，目的是让人们对后面的恐怖场面体验得更加深切。

在我的记忆中，那天是1920年4月13日，在华盛顿广场的南边建起了第一个政府设立的“死亡室”。华盛顿广场位于伍斯特大街和南第五大街之间，从前，这里挤满了破旧的老房子，差不多都是为外国人开的咖啡屋或餐馆。1898年冬天，政府买下了这块地方，法式、意大利式的咖啡屋、餐馆都拆除了，这里改建成了一个漂亮的花园，四周围着镀金的铁栏杆，里面绿草如茵，花团锦簇，还点缀着几个喷泉。花园的中央，坐落着一个小型的白色建筑，六根古希腊爱奥尼亚式的圆柱支撑着

屋顶，风格古朴。房子四周围满了鲜花，它只有一个铜门，门前是一组壮观的大理石雕塑“命运三女神”，它出自年轻的美国雕塑家——鲍里斯·雅文之手，他已魂归巴黎，当时只有二十三岁。

广场上正在举行落成仪式，我穿过“学院区”，来到广场，从那些静观的人群中挤了进去，在第四大街处被站岗的警察拦住。扛着长矛的美国骑兵在“死亡室”外站成空方阵队形。一个凸出地面的演讲台恰好对着华盛顿公园，纽约州州长站在上面，他身后有纽约和布鲁克林市市长、警署监察长、纽约州部队指挥官、美国总统军事助理莱文斯顿上校、州长卫戍部队指挥官布劳特将军、纽约和布鲁克林驻军指挥官汉弥尔顿少将、北方河的海军元帅、军医局局长兰斯福、国家免费医院的医务人员、纽约州参议员怀斯和富兰克林，还有市政工程处的委员等，演讲台的四周还有国民警卫队的骑兵方阵。

军医局局长做了简短的发言，然后由州长讲话，我听见他说：“禁止自杀和惩罚自残的法律已经废除。政府承认，人们有权在无法忍受心灵和肉体的痛苦时选择结束生命。我们相信，公众也会因群体中少了这样的人而庆幸。该项法律被通过后，美国自杀的人数并未上升。因此，政府决定在全国各城镇乡村设立‘死亡室’。至于那些每天因失望而走上绝路的人能否在这里得到解脱，尚有待观察。”他停顿了一下，并转向“死亡室”，此时的大街死一般寂静。他接着说：“对于不堪忍受生之痛苦的人，在那儿可以实现无痛死亡。如果你想离开这个世界，那就是理想之所。”说完，他迅速转向总统军事助理，说道：“我宣布，‘死亡室’正式开放！”接着，他又面向熙攘的人群，清了清嗓子，大声喊道：“纽约市的市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民众们，政府通过我向你们宣布，‘死亡室’正式启用！”

指挥官尖利的命令声打破了四周的沉寂，骑兵们排着队尾随州长的马车撤离广场，最后是站岗的警察。我走出人群，过去仔细看了看那个白色的大理石“死亡室”。然后，穿过南第五大街，沿着西侧向布里克大街走去，再向右转，来到了一个破破烂烂的店前，小店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

盔甲匠 霍贝克

我往里一看，见霍贝克正在大厅一角的工作间忙着干活。他也马上看到了我，并大声招呼道：“卡斯泰先生，快进来！”那声音热情浑厚。我跨进门槛，他的女儿康斯坦斯也站起来，伸出漂亮的小手。我看得出，她绯红的面颊后掩藏着失望，她期盼的是另一个姓卡斯泰的人——我的堂兄路易斯。我对她的疑惑付之一笑，还夸奖她绣的旗子十分精美。老霍贝克坐着小凳，正在铆接损坏的胫甲，那是一套古代的盔甲。叮！叮！他的小锤子在工作间里发出悦耳的声音。他放下锤子，又用一个很小的扳钳左拧右夹，铠甲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音，我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愉悦。我很喜欢听金属撞击而产生的音乐般的响声，比如，木槌敲打护腿甲的声音圆润、柔和，盔甲链相碰的声音叮叮当当、清脆而余音缭绕。这一爱好是我去看霍贝克的唯一原因，至于他本人，没有一点可以吸引我，包括康斯坦斯。当然，这跟她和路易斯恋爱无关，他们的事我偶尔也想一想，有时甚至会彻夜难眠，但我心里明白，一切都会顺利过去的，我应该“设计设计”他们的未来，就像为“善良”的约翰·安切尔大夫“设计”一样。若真是那样，我就再也不能去拜访他们了，而那打击乐般的锤声又是这样令我如醉如痴，难以割

舍。我会长时间地坐在他家，听啊，听啊，有时遇到一缕阳光照射到嵌花的盔甲上，那情境给我的感受更是美妙绝伦。每当这时，我的眼睛会盯住它，一眨不眨，任由爽快的感觉在体内蔓延，最后，我的精神几近崩溃。老盔甲匠找东西时会挡住阳光，但我的心情依旧难以平静。我会靠在椅子上，继续仔细倾听抹布擦拭铆钉碎屑的声音，唰！唰！

康斯坦斯把绣品放在腿上，不时停下来跟彩板上的原图相对照，那图板是大都会博物馆的。

“这是给谁做的？”我问。

霍贝克告诉我，他已被指定为大都会博物馆的盔甲修护师，另外，还负责修护几个富有收藏家的藏品。他正在修理一块胫甲，它的主人在巴黎奥塞站台街的一个小店里找到了它，它属于一套非常有名的盔甲。胫甲经过霍贝克的精心修补，得以保存下来，现在，整套甲已完好如初。他放下手里的锤子，给我讲起了它的历史：这要追溯到 1450 年，从那时起，它的主人换了一个又一个，最后传到托马斯·斯坦布里奇手中，他又将这件超级藏品卖给了霍贝克现在的顾客。这位客户买下它之后，就开始寻找这块遗失的胫甲，直到很偶然地在巴黎发现了它。

我问他：“如果你根本不知道这世上还有没有这块胫甲，你会坚持找下去吗？”

他淡淡地答道：“当然会。”

此时，我第一次对霍贝克本人产生了一点兴趣。

“你认为值得吗？”我又问。

他笑着说：“不，但寻找本身就充满乐趣。”

“你没想过要成为富翁吗？”我又笑着问。

他郑重其事地回答：“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盔

甲匠。”

康斯坦斯问我是否去看了“死亡室”的落成仪式，早晨的时候，她也看到了骑兵穿过百老汇大街，很想去广场看看。但父亲要她尽快绣完旗子，她只好听从吩咐。

她问我：“你在那儿见到你的堂兄卡斯泰先生了吗？”她柔美的睫毛轻轻闪动着。

“没见到。”我心不在焉地回答，“路易斯的部队到威斯切斯特县演习去了。”我站起身，戴上礼帽和手杖。

老霍贝克笑着说：“你还要到楼上去看那个疯子吗？”如果霍贝克知道我是多么厌恶“疯子”这个词，他就再也不会在我面前说了，这个词会让我产生某种联想，但我不想跟他解释。不过，我还是平和地说：

“是的，我要顺便到威尔第先生那儿坐一坐。”

“可怜的人，”康斯坦斯摇着头说，“他常年独自生活，一定很艰难，真是太可怜了，他有残疾，又疯疯癫癫。卡斯泰先生，你能常去看他，心肠真是太好了。”

“我看他脑子有毛病。”霍贝克边说边拿起锤子干活。我听见小锤敲在胫甲上，金声玉振。他停手后，我说：“不，他没毛病，也没疯。他的大脑是个神奇的宝库，里面的东西，你我多少年也学不到。”

霍贝克哈哈大笑。

我有些不耐烦：“没有人能比得上他的历史知识。他不会遗漏任何小事，记忆力举世无双，准确又精细。如果人们知道纽约还有这样一个人，不知要给他多高的荣誉。”

“瞎说。”霍贝克嘟囔了一句，在地上找掉了的铆钉。

“瞎说？”我问他，尽力克制着不发火：“你听这是瞎说吗？他说，

那套彩饰盔甲就是人们常说的‘王子徽章’。它的璎珞和护胸甲可以在派尔大街的一个阁楼里找到。那是个收破烂的人家，里面堆着乱七八糟的破铜烂铁、污浊不堪的戏院道具。”

霍贝克的锤子掉在地上，但他很快捡起来，非常镇定地问我，怎么会知道“王子徽章”上的璎珞和左护胸甲已经丢失。

“我怎么会知道，是威尔第先生跟我提起来。他说，它们就在派尔大街 998 号的阁楼里。”

他又大声喊道：“瞎说！”但我注意到，他放在皮革围裙上的手在颤抖。

于是，我得意地问：“再听听，这是瞎说吗？威尔第先生说，你就是亚芳郡的侯爵，康斯坦斯小姐——”

我没有说完，因为康斯坦斯已经站了起来，脸上惊恐万状。霍贝克看了看我，慢慢抚平皮革围裙，说：“那是不可能的，威尔第先生也许知道更多的事——”

我笑着插嘴：“当然了，关于盔甲，他都知道‘王子徽章’。”

“是的。”他继续慢慢地说，“关于盔甲，还有——也许——但是，关于亚芳郡的侯爵，他一定搞错了，和你了解的一样，那人几年前杀了诽谤他妻子的家伙，随后，就去了澳大利亚，但他最终没放过他妻子。”

“威尔第先生搞错了。”康斯坦斯小声说，她的双唇毫无血色，但沉静、甜美的声音依然如故。

我说：“如果你那样说，就算是吧。在这件事上，威尔第先生弄错了。”

二

那三段楼梯破旧不堪，我早就习以为常。来到走廊的尽头，我敲了敲那个小门。威尔第先生打开门，让我进去。

他把两道门锁都锁上，又推过一个重木箱将它顶住，然后才回来坐到我旁边，两只黄色的小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他脸上、鼻子上又多了几条抓痕，固定假耳朵的银线也错了位，比我印象中的他更加丑陋。他有残疾，其一是没有耳朵，两只人造耳现在也弄得歪歪斜斜，他的假耳是用蜡做的，又涂上发亮的浅粉色，可他的脸却很黄。威尔第先生的另一项残疾是左手几乎没有手指，但对他来说，那并没什么不便，他似乎还挺喜欢那几根假手指，同样，两只蜡耳也让他很满意。此外，他个子极矮，不比十岁的孩子高，但一双胳膊却肌肉发达，两条大腿粗壮得像运动员。最特别的是，他那装着无穷智慧和知识的脑袋又扁又尖，很像精神病院里那些不幸的弱智者。很多人都说他是疯子，但我看来，他的心智和我一样健全。

不能否认，他很古怪。单是养猫的癖好，就足以说明问题。他总是不停地戏弄那只猫，直到它像猛兽一样扑向他的脸。我真搞不清，他为什么要养着它？把自己和那乖戾、凶残的畜牲关在家里有什么乐趣？记得有一次，我正借着烛光看一本手抄书，不经意瞥见威尔第先生一动不动蹲在高座椅上，眼睛兴奋得闪闪发光。那只猫从炉旁爬起身，走过地板冲他而来。我没作声，只见它肚皮着地，蹒起身子，又顿了顿，猛地朝威尔第先生的脸窜去。接下来，他们两个便在地板上滚来滚去，嗥嗥嚎叫，口里吐着白沫，又抓又挠。最后，猫尖叫着逃到壁橱底下去了。